

國際現勢

# 中之美之間

著華碧梅

1  
國際現勢

新知书店發行

中 美 之 間

國際現勢叢書之一

\* 梅碧華著 新知書店出版 \*

一之書叢勢現國際

# 中美之間

著者

梅

碧

華

發行人

沈

靜

芷

新知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九九九弄一〇八號  
香港軒經詩道三〇四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

店

重慶·漢口

有著作權 \* 基本定價三元二角

目次

第一章 先驅者	一 同盟作戰的時代 二 掩蔽物的背後 三 人民的眼睛
第二章 美軍在中國的行軍兵站	一 祕密就在這裏 二 「歷史陳跡」 三 偽善的「救世主」 四 兩個莫斯科會議
第三章 美國的世界政策與遠東政策	一 杜魯門主義就是戰爭 二 兩棲的殖民帝國 三 打開遠東大門的鎖鑰 四 一個政策的兩面
第四章 一面救火一面澆油	一 馬歇爾的冤枉 二 馬歇爾的「公正」 三 五億美元貸款的破碎
第五章	

第六章  
一 儲款以待  
二 艷 扭 扭  
三 扯下了假面具  
魏德邁來華

第七章  
一 「尋求事實」  
二 「欽差大臣」到了中國  
三 「溫和的哀的美頓書」  
四 報告書之謎  
五 「天真的竹槢手段」  
一千八百萬元

第八章  
一 「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

第九章  
一 一筆總帳  
二 戰販的叫囂  
三 一個「喘息的時間」  
四 條件與報酬  
五 金元和基地  
六 美援與效果  
又一種方式

# 第一章 先驅者

## 一 同盟作戰的時代

美國的參加對日作戰，究竟爲了什麼？中國人總還記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務卿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明明是英國張伯倫的『不干涉主義』的翻版。而且，我們不能忘記，當中國人民拿起武器作戰的時候，美國還在用廢鐵和汽油裝備日本。我們更不能忘記，美國獨佔資本與日本獨佔資本之間的在戰前的關係。然而，它們之間的矛盾終於在遠東危機中碰撞起來，以日本爲侵略的『珍珠港事變』把美國拖進了二次世界大戰。

一九四四年夏天，羅斯福時代的副總統華萊士帶了盤尼西林和稻麥種籽，到了中國的戰時首都。臨去的時候，華萊士和蔣主席聯名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

『太平洋上的持久的和平將有賴於：一，以有效的方法永遠解除日本的武裝；二，太平洋區域內的四個主要強國——中、蘇、美、英——彼此之間以及所有願意負擔戰後國際秩序責任的聯合國家相互間的諒解友誼與合作；三，承認目前亞洲各屬領人民取得自治的基本權利，並且

須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早日採取步驟，使這些屬領人民準備確定而可能的時限內實行自治。

中國在亞洲所佔的基石地位，及中國在任何太平洋和平機構中的重要性，在此次討論中均曾注意及之。參加討論者，均認為一定不易之理者，就是此種和平機構的成立，必須具有下列的基本因素：中美兩國關係百餘年來所表現的傳統友誼必須繼續，中國與壤地最近的偉大鄰邦蘇聯的關係，必須維持於互相諒解的基礎之上。即中國與其他鄰邦的關係亦復如此。任何均勢的局面決不能有助於和平的目的。」

按照這樣規劃的中美關係，以及中美對戰後遠東局勢的看法，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是可以期待的。

上引聯合聲明中許多原則，都應該在戰後根據新的情勢，予以更實際的有力補充。

史迪威駐中國的時期，羅斯福的政策是要使中國一切的軍事力量用於對日作戰；那就是說不能忽略在敵後的人民武裝，也不能使中國的軍事力量在自相對立之中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這個政策大體上是符合中國人民的要求的。不過，在同盟作戰的共同目標上，美國也有它自己的目標，這是不能完全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總的出發點的。史迪威曾經要求直接統帥中國一切武裝部隊，這雖然是為了對日作戰，但却同樣的可能把中國完全控制

在美國手中。這種方式雖然比起陳納德，魏德邁等死硬派的方式是不同的。但史迪威終於碰了壁，而離開了這個不愉快的戰場。

## 二 掩蔽物的背後

從此以後，一切便起了變化。史迪威的方式所掩蓋住的美國真實目的，由魏德邁、赫爾利逐步暴露了，他們在『同盟作戰』的掩蔽物背後，進行了不利於中國人民的活動。美國單獨裝備國民黨的軍隊，不再顧及留在敵後的一支無窮的抗日力量。

很顯然地，美國的對日作戰，表面上雖由於珍珠港的突襲，但主要地是由於惟恐中國最後落入日本的掌握，因而一面又惟恐中國人民自己完成了解放事業，永久脫出帝國主義的掌握，一改已往縱容日本的政策，起而以協助中國政府為名，實行其控制中國的政策。所以史迪威與魏德邁只是一個政策的兩種方式，史迪威是着重於全面控制中國，連人民的武裝力量在內，這樣可以一面打擊日本，一面使人民武裝力量歸入自己掌握，在實際上阻止了人民解放事業的進行；魏德邁則主張控制中國政府，一面使日本的進攻適可而止，達到妥協的局面，一面則直接打擊人民武裝力量；這兩種方式雖略有不同，但其本質則完全一致，旨在使中國完全歸於美國的掌握而已。

到大戰結束以後，依魏德邁的策劃原本即刻進行內戰，但由於內戰的準備不能依時間表完成，而中國國內以及國際的輿論又使美國不能放手大幹，於是美國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會議中不得不接受蘇聯的建議，由三國發表了關於中國問題的聲明。

配合了這個形勢，馬歇爾便換了一個方式。這個方式，既不同於史迪威，更不同於魏德邁。馬歇爾是以調處面目出現的。調處工作顯然含着兩重目的：一面企圖用調處的方式來分散，孤立，削弱，甚至消滅人民的武裝力量，一面則爭取時間，作內戰的準備；兩者是並行而不悖的。萬一調處能完全依照美國的意圖而實現，則人民力量將遭受無可挽回的打擊，樂得省去內戰的消耗，這自然是最理想的；萬一行不通，則內戰準備已成，便可以放手大打。這是美國如意算盤。當時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就已經指出：

「美國在中國內戰中保持中立的假面具撕下來了。美國開始時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斡旋停戰，隨後一轉而為調停，最後，如杜魯門所聲明，公然袒一方了。」（卅五年六月廿二日）

「美國所作在華美軍將不牽入中國的內戰和他們將不援助任何一方的種種聲明，由於美海軍目下在華北的作為，已成了一篇謠言。」（八月十日）

### 三 人民的眼睛

美國在中國的聲譽一落千丈了。在中國人民的眼睛裏，它已經不配稱爲一個友邦，那付帝國主義的面貌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中國人民不能沉默，而且憤怒了。「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要求美軍撤退』的標語，佈滿了中國的各大城市。這是中國人民的呼聲。

『文明』的上帝使徒在中國留下了無數血腥的污點：藏大咬子，沈崇，北平郊外的村童，青島海濱的小販，南京橋下的冤鬼……成爲一個新侵略的最初犧牲者。當然，死者已矣，我們中國人民所支付的代價還不祇是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死者。我們的巨大犧牲是無法衡量的國家獨立和經濟主權。那些駐華美軍官兵個人的無恥行爲，還不是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全部。單從這些行爲方面去作全盤的瞭解，也是不夠的。我們還應從歷史上來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作全部的瞭解。其實美國對華政策向來就是不懷好意，它很早對中國提出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政策，那是因爲它對中國的侵略落後於英、法、日等國，無法獨佔，故提出所謂「機會均等」，實即大家夥同侵略之意，我們看：它以後就曾夥同侵略中國，先後參加過「八國聯軍」、九國公約、炮轟南京（大革命時代）、以及中國抗戰初期出賣軍火、汽油等給日本，大發其戰爭財，間接地屠殺中國人民等等。從這一切，就不難明瞭，美國的侵略中國是它的一貫政策，而現在，它的對中國種種不友好的侵略行爲，不過是更進一步和更加暴露，更容易給中國人民認清吧了。

## 第二章 美軍在中國的行軍兵站

### 一、秘密就在這裏

陳納德的飛虎隊是美國在中國參加對日作戰的第一支武裝部隊。飛虎隊後來改成第十四航空隊，成都附近造成了超級空中堡壘的基地；滇緬戰役結束之後，印緬戰場上的第十航空隊也開入中國。除此之外，還有大批後勤人員，海軍戰略測繪人員，以及婦女輔助隊等等。那時，在中國作戰的，除了美國空軍之外，是沒有陸軍的，也沒有海軍陸戰隊。

美國利用了戰時的便利，在中國造成了縱橫天下的姿態。陳納德、魏德邁成爲入主中國的先驅者。然而，更重要的發展還在後邊：停戰給他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日本投降之後的第五十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大沽口登陸了；十月二日，又在秦皇島登陸；到十月底，美軍已經佈防在山海關以內的北寧鐵路上。在烟台和威海衛，經過一度與共軍交涉之後，美軍並沒有登陸。十月十日，美艦開入青島海面。差不多同時，美艦開入吳淞口，一直到今天還是停泊在黃浦江滾滾的

浪水中。

美軍到底開來了多少人呢？這自然是「軍事祕密」。不過，根據報紙上所披露過的不同的數字中，我看見過最高的數字是十一萬三千人。

美軍到底為什麼開入中國？當時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第一次的官方解釋，是因為：

「自日本投降以來，我們即在幫助中國盟邦實行現在留在中國的極龐大的日本武裝部隊的投降，解除武裝和遣返國。」（十一月十三日致安德遜函）

杜魯門作了一個補充，是因為美國：

「不敢預測中國境內日軍服從投降條約將到什麼地步。」（十一月十八日聲明）

「美國的支持將不擴展至以美國軍事干涉去影響中國任何內爭的過程。」（十二月十五日聲明）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美軍當時的活動是在替中國的政府與軍隊建立華北的行軍兵站——這裏包括裝備，供應與運輸。更具體地說，就是看守煤礦，保持海陸交通，把國軍一批一批地在海空兩方面運往華北與東北，名義上是為了受降，實際上是在佈置內戰。受降，遣送俘虜，遣送日僑，這都是中國軍隊力所能及的。據說當時的國軍派不出那麼多的部隊到北方去受降，所以美軍必須打前鋒。實際上，國軍不還是去了很多嗎？

而且，華北要受降，華中和華南又怎麼樣呢？難道不要受降嗎？實際上，自然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兒。曾任『紐約時報』記者的亞本特在一本著作中指出：當日本投降之時，共軍已經包圍了南京、漢口、北平、天津等地，國軍完全無力接收這些城市，直到美軍開到北方，才讓這些城市落入國軍之手。

祕密就在這裏。

## 二 『歷史陳跡』

美軍剛剛開入中國，許多明智之士就已經指出，這是禍根，是衆亂之源！

美國官方人員接二連三地解釋，自然都離不開貝爾納斯、杜魯門的老調。後來杜魯門又說，美軍留在中國的任務，除掉已經說過的那些之外，還有協助軍調部工作以及尋找陣亡美軍屍體，等等。

提起這軍調部的工作來，這題目却大極了。軍調部是設在北平琉璃綠瓦的協和醫院裏的。當時的外國記者給軍調部起了一個外號，叫做『一千個打瞌睡的上校的廟宇』。說他們完全是在打瞌睡，自然不免有點冤枉。國軍的『上校』是在翻譯學術名著，共軍的『上校』是在學習英文，美軍的『上校』却沒有那麼優遊歲月，他們為後來的內戰，

盡了很重要的打樁子的工作。

在我們中國人民看來，既然從事「軍調」工作，為什麼海軍陸戰隊要留在中國，為什麼要把武器供給一方，為什麼用美軍的交通工具運送軍隊呢？

調處工作步步失敗。中國人民還在繼續要求美軍撤出中國。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星元帥馬歇爾歸國了，美軍依然留在中國。軍調部撤銷了，那些美國「上校」也捲起了舖蓋。塘沽和天津的美軍也先後撤走。中美雙方便大吹大擂。當時北平大公報記者拍出來的專電，竟說『美軍駐華已成歷史陳跡』了。住在上海的任何一個中國人或外國人，在外灘散步的時候，就可以看見那『歷史陳跡』依然雄倨在黃浦江心。有一個已經退休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官萬特傑夫脫在華盛頓對合衆社記者有這樣的自供：

『事實上，所有離開中國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皆係駐紮在青島。』（卅六年十一月廿四日）不知道從那一天起，青島已經成為美國西太平洋艦隊的基地了。顯然這不是臨時基地，而是美國在遠東的一個永久性的戰略基地。

### 三 假善的『救世主』

美軍留駐中國還有一套大道理：反蘇！蘇聯有把中國囊括而去的危險！所以，美國

必須插足中國，充當反對「布爾塞維克威脅」的救世主。譬如，共和黨參議員蕭特和馬丁就說：

『蘇聯勢力立刻將蔓延全中國……美軍必須留駐中國，一半為防蘇，一半為鎮壓中國敵對軍隊。』（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華盛頓合衆電）

前駐蘇、法大使蒲立特在「遊華觀感」的洋洋大文裏，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

『防止任何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美國切身利益的事情。……那繼承着帝俄帝國主義的蘇維埃帝國主義者，利用中共為蘇維埃強權政治的工具，意欲把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同年十月十日「生活」週刊）

再後來，美國國會討論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的時候，文人如白里奇、裘德，武將如魏德邁、陳納德、麥克阿瑟，便都乾脆說是為了對付蘇聯了。

誰都知道，美國高揚着反蘇反共的旗號，實際上是要騙取一些人對美國這種反動政策的支持，迷惑另一些人對真相的認識。烟幕彈一放出來，後面却是一個奴役中國人民，變中國為殖民地的計劃。

這些烟幕常常是以可驚的程度在製造着和散播着的。美國對中國政府的援助越加積極，這些烟幕便越加神奇。今年三月，馬歇爾雖說找不到蘇聯援助中共的證據，但幹還

是要幹，誰也攔不住！

美國爲了要防止蘇聯囊括中國，自己却首先席捲了中國。這就是「救世主」真正的收穫。

蘇聯是自有其立場的。蘇聯並不以中國一個政黨的立場爲出發點。蘇聯承認國民政府，但絲毫不能說是蘇聯不同情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國人民完全分辨得清真正的善意和僞善的「救世主」之間的區別。

#### 四 兩個莫斯科會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聲明，關於撤退駐華美蘇軍隊的問題：

「兩國外長之間，對於蘇軍與美軍在完成他們的任務及他們的責任時，在最短期內撤離中國的願望完全一致。」

以上所說的任務與責任，是專指解除日軍武裝以及遣送僑俘。關於美軍，貝爾納斯還說是應中國政府之請，祇有在這兩個條件之下，美軍才能撤退：一，完成執行投降條款有關解除日軍武裝並遣送出境事項；二，中國政府能執行該項責任，不需美軍協助之時。

直到最近，杜魯門向國會提出援華法案的時候，却又說：

「所有給予中國政府的軍事援助，不僅為協助其擊敗日本侵略，且為協助其收復日本佔領地區。」（二月十八日華盛頓美國新聞處電）

到現在看來，美軍的任務與責任似乎永遠不會完成的了。

至於蘇軍自東北撤退的問題，最初見於中蘇協定的末段紀錄中，規定蘇軍要在日軍投降以後三個月內撤退。是年九月三日，日本正式投降，那麼就是說蘇軍應該在十二月三日以前撤退。但，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社和塔斯社同時公佈中蘇雙方同意蘇軍展期撤退一月，改為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以前。這是出於中國政府的請求。十二月二十八

日，莫斯科公佈，英美蘇同意中國政府的請求，蘇軍改為二月一日以前撤退。由於中國政府兩次的請求，蘇軍也兩次展期撤退。後來，蘇軍將領聲明由於氣候和交通系統的紊亂，蘇軍正在分批撤退，並且絕對不會在美軍撤退之後。五月三日，蘇軍全部撤完了。

美軍呢？却始終沒有走。祇是數量上比較少了。撤退云云，祇是調防的代名詞。而且猶駐中國的任務越來越多，像是協助軍調部工作啦，後來乾脆變成是為了完成中國的統一或恢復中國的和平。其實，這是故意地把不便說出的理由抽象化，讓我們永遠摸不清頭腦。事實上，中國人民並不糊塗，我們是摸得清一切的。

在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蘇聯曾兩次在聯合國機構裏提起非敵國駐軍問題。這個問